

“禮拜”和“星期”流傳、替換考*

劉 曼

[提 要] 考察“禮拜”和“星期”的流傳及部分替換情況,可知二者來源不同:“禮拜”為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明末在菲律賓所創,後傳入中國;“星期”係中國人於 19 世紀末創制。清末隨着星期制度在國內擴散,二者均進入了漢語共同語並展開競爭;最終,“星期”在書面語和共同語中替換了“禮拜”。由於二者的語體差異,其替換進程在不同媒介中存在先後差異。替換的主要原因是“禮拜”的宗教色彩和異域來源,在其廣泛使用後引起中國知識階層出於民族主義心理的反感。

[關鍵詞] 禮拜 星期 流傳 替換

[中圖分類號] H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055-09

“星期”是普通話常用詞之一,使用頻率和語體通用度均高於“禮拜”,^①後者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被標記為口語詞,在南北方言中也廣泛使用。根據已有研究,“禮拜”的產生早於“星期”,並先為流行,可見,二者的替換僅發生在書面語和共同語中,並不完全,是部分替換(為行文簡潔,文中徑稱“替換”),這一替換是如何完成的,鮮有學者詳論;而多致力於追索二者的來源,如張清常(1993)、黃河清(2003)、內田慶市(2007)、李斌等(2017),^②也提及“禮拜”的宗教色彩是其被“星期”替換的原因。姚偉嘉(2015)考察了民國時期“禮拜—星期”並用到替換的趨勢,周瓊(2017)、車淑嫻、周瓊(2018)指出 1925 年以後,新加坡《叻報》中“星期”基本替代了“禮拜”,均未詳察替換的完整過程。^③此外,歷史學者如湛曉白(2013、2017)也曾簡單提及二者的替換節點,^④其對星期制度傳入中國過程的論述有助於考察二者的流傳和使用情況。本文擬考察二者流傳進入共同語以至競爭替換的完整過程,重點關注二者在不同媒介中替換進程的差異。希望以此作為晚清民國時期常用詞替換的一個個案,揭示其不同於此前常用詞更替的特點。

一、“禮拜”和“星期”的來源及流傳

鑒於已有研究所指“禮拜”、“星期”的出現年代嫌晚,在此先簡述其來源,^⑤再論述其流傳以至進入漢語共同語的過程。

* 本文係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晚清民國常用詞興替與漢民族共同語詞彙的形成”(項目號:16XJC740006)和陝西省社科基金項目“晚清民國時期漢語常用詞更替研究”(項目號:2016K025)階段性成果。

1.“禮拜”的來源及流傳

“禮拜”最早見於明末在菲律賓的西班牙多明我士筆下。高母羨(Juan Cobo)著《天主要理》和多明戈·涅瓦(P. Fr. Domingo de Nieba)著《新刊僚氏正教便覽》以及漳州話語法書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皆用“禮拜(日)”表示星期日,如:

(1) 已(以)上此等好日,合該看綿卅(彌撒),不可作工夫求利,與犯禮拜日同罪。

禮拜並好日(瞻禮/節日)須(須)宜看綿卅完全。^⑥

前二書中多閩南語詞,並以閩南語音譯西班牙文,如周一至周六;^⑦後書不晚於1620年,出現了其意譯形式“禮拜+數字”,如:

(2) 禮拜一 luner(西班牙語“星期一”)

可見,“禮拜”最初由西班牙傳教士輸入東南亞閩南語。19世紀初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地仍用,分別有葉羌鏞《呂宋記略》、袁德輝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英華字典》(1847~1848)可證,其中均有“禮拜”或“禮拜幾”的簡省形式“拜幾”。前二書均刊於1826年,其中,後者由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囿於其時中西接觸的範圍,作者的家鄉均不大可能使用“禮拜”或“拜幾”;麥氏字典雖編於上海,但當地並不使用“拜幾”,^⑧作者此前長期在印尼巴達維亞(即今雅加達)傳教,也曾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和檳榔嶼居留,^⑨書中“拜幾”應來自當地漢語。“禮拜”、“(禮)拜幾”後從東南亞傳入中國本土,^⑩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指出“禮拜”係羅馬天主教徒引入:

(3) The days of the week are numbered as so many days after the Sabbath. The Sabbath itself is called 禮拜日, or more commonly simply 禮拜. This terminology was introduced by the Roman Catholics.^⑪

19世紀初已見於廣州。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isson)著作中多見,並說明是廣州人所用:

(4) WEEK of seven days is called in Canton, 一個禮拜.

TUESDAY, in Canton, is called 禮拜二日.^⑫

也見於其《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當時,在華天主教傳教士主要使用“瞻禮二至七”和“主日”指稱星期一至六、星期日,在澳門還使用“禮拜二至七”、“禮拜日”。由於受到天主教的排斥,馬禮遜選擇了從東南亞傳入廣州的“禮拜(日)”及“禮拜一至六”,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後來者所倣仿和沿用,如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英華韻府歷階》等,終成為新教區別於天主教的標誌性用詞。

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國人對西方知識包括星期制度認識的增加,“禮拜”零星見於教外中國人的西學著作及赴美遊記中,如林則徐《四洲志》、魏源《海國圖志》等;近代尤其是洋務運動以後,中西交往日繁,“禮拜”也出現在清政府外交文書中;官員們從開眼看世界到走向世界,“禮拜”更多見於其西游遊記中,如首位出國訪問歐洲的官員斌椿之《乘槎筆記》、隨同出訪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之《歐美環遊記》;再如護送留學幼童出洋赴美的祁兆熙《游美洲日記》等。^⑬隨着華洋雜處範圍擴大,星期制度最先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侵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福州、上海、天津等地均見使用,如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之《求是堂藝局章程》(即福州馬尾船政學堂章程)、葛元煦《滬游雜記》、上海竹枝詞、張燾《津門雜記》等。各地新式教育機構如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上海廣方言館、洋務機構如上海織布機器局等均實行禮拜日休息,其章程中均見“禮拜”。

1890年以前，“禮拜”在公共媒介中主要用於傳教士所辦報刊。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開始，新教傳教士在中國本土（尤其是上海）創辦了大量中文報刊，如《六合叢談》、《上海新報》、《萬國公報》（及其前身《（中國）教會新報》）等；再如《遐邇貫珍》雖在香港創辦，但發行地包括所有通商口岸，均用“禮拜”。^⑭19世紀初至此，外國人在中國所辦報刊大部分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的名義創辦，尤其是新教傳教士；天主教辦報晚，數量和影響遠不及新教；中國人在內地自辦報紙尚無普遍影響。^⑮因此，新教傳教士的“文字傳教”尤其是辦報活動在新詞的傳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⑯加深了中國人對該詞宗教色彩和異域來源的認知。麥克猷（James Marshall Mchugh）、周克允（1931）即指出“禮拜”在基督教傳入以後才變得流行：

（5）禮拜 A term for “week”, “day of the week”, or “Sunday” supposed to have become prevalent in China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華語新捷徑》，第48頁）此處“Christian”應指基督新教。傳教士所編英漢辭書、漢語教材對“禮拜”的使用也促進了其在西人中的擴散，如馬禮遜《華英字典》、麥都思《漢英對話、問答與例句》、狄考文《官話類編》等；其中文著作則有助於“禮拜”在中國人中的傳播，如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國人以之為參考的西學著作，如《海國圖志》、《海國四說》、《瀛寰志略》等，均使用“禮拜”。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維新思潮、清末新政促成星期制度的體制化和普及，加速了新詞的傳播。新式學會自覺實行；1902年清政府規定學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門一律改行星期制；至1911年，中央各部均已實行；大約同時，星期漸成都市生活的新時間節律。^⑰“禮拜”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地，進入了漢語共同語。前述外國人在南方所編英漢辭書和漢語教材中早已見“禮拜”，但所編北方官話教材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使用該詞，如記錄北京、山東、南京三地官話的狄考文《官話類編》，金國璞、平岩道知合編《北京官話談論新篇》（1898），金國璞《北京官話士商叢談便覽》（1901）、《官話急就篇》（1904），岡本正文《北京紀聞》（1904）等。報刊中對“禮拜”的使用，北方也晚於南方，20世紀初才多見，如官報《政治官報》、《山東官報》、《并州官報》、《秦中官報》等和民辦報紙《大公報》、《北京當日畫報》等。洋務運動初期北京已有官方人員使用“禮拜”，但尚無20世紀以前普通北京人使用該詞的記錄。傳教士一開始即將“禮拜”用於白話作品，但教外中國人在白話中使用該詞卻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且集中於南方作者，如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四大譴責小說”等。

2.“星期”的來源及流傳

西曆“禮拜日”與中曆二十八宿虛、房、星、昴四星宿值日之期相應，如：

（6）七日一禮拜，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曆虛、房、星、昴四宿值日。（《滄游雜記》卷1，1876年）

國人或以之相代；為了經濟，便省縮成“星期”統稱之，^⑱故該詞先有星期日義，例如：

（7）春光明媚，又值星期，與友人同車作嬉春之會。（《申報》，1884年2月26日第1版）

（8）遇西國星期，課試論策。（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台設西學堂招選生徒延聘西師立案折，1888年）

《申報》是上海報紙，劉銘傳時任台灣巡撫；1890年前後，“星期”還見於上海報紙《萬國公報》（鄒弢《益智會弁言》）、英國外交官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寧波編成的《漢英字典》、新加坡《叻報》，短時間內流佈如此之廣，說明“星期”的傳播並非由於人際接觸，而是藉助於書面公共媒介——報刊。後也轉指四星宿值日之週期——七天，如：

（9）每一星期聚會一次。（《京師關西學會緣起》，1898年）

也見於維新派報刊中對西方週報名稱的翻譯，如《倫敦星期法(文)報》、《俄星期報》。20世紀初，受“禮拜”類推影響，甫能加數字和“日”表示一周七天：

(10) 五時，往華族會社，拜長岡護美子爵，一見歡如平生承面，約星期一設中東筵宴於其花園。(《考察日本日記》，1904年，11正)^⑩

“星期”早期使用者有《申報》主筆、上海報人鄒弢，洋務派官員劉銘傳、張之洞，維新派人士如京師關西學會成員、《經世報》、《渝報》、《集成報》主筆等，均為知識階層。狄考文夫人(A. H. Mateer)即點明新詞創用者是中國學者，因對“禮拜”不滿而以“星期”代之：

(11) When a weekly rest day was adopted in the Government schools, Chinese scholars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禮拜日, 禮拜一, 禮拜二 &c. for Sunday, Monday, Tuesday &c. and 星期日 was substituted for Sunday, 星期一 for Monday, 星期二 for Tuesday &c.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1913年, 第31頁)

與我們的考察結果一致。“星期”因之得到官方青睞。20世紀初已見於清政府官方文件《奏定學堂章程》、《大清光緒新法令》等及其機關報《政治官報》；1907年，學部公開說明“名曰星期，並不名為禮拜”；後又見於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由於官方的權威示範作用，此時“星期”通用度已很高，沿海內地、南北各方均用。頻繁見於全國各地報紙，如北京《學部官報》、天津《北洋官報》、陝西《秦中官報》、《雲南教育官報》、山西《并州官報》、《四川學報》、《吉林官報》等官報，以及廣州《半星期報》、《北京正俗畫報》、上海《世界繁華報》、河南《龍門師範學堂校友會雜誌》、四川《廣益叢報》等民辦報紙，甚至日本外務省在北京所辦《順天時報》、美國南北長老會在上海合辦的教會刊物《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中國維新派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清議報》等均用。

與“禮拜”來自方言口語不同，“星期”一開始即出現於書面語，並很快進入官話和白話。如社會語言學家所言：“與語體差異相對應的一般是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有關變式的出現一般是同時受到語體和社會階層條件的雙重制約”，^⑪“禮拜”、“星期”也是如此。“星期”出現以前，“禮拜”因填補漢語詞語空格，雖然既用於口語和白話，又用於書面語和文言，兼用於官話和方言，但仍表現出口語性強、非正式的語體特點；“星期”出現以後，顯示出偏書面語和文言、偏正式的傾向，與“禮拜”形成對照。清末，“星期”在白話作品中尚稀見，見於《孽海花》、《九尾狐》，後者中廣東富少馮惕勤說官話用“禮拜”和“星期”，妓女胡寶玉說吳語只用“禮拜”。如：

(12) 惕勤笑道：“我回廣東，在家中耽擱得一禮拜。”(《九尾狐》，第20回)

惕勤道：“我為了朋友的事，來此忙了一星期，沒得空閒看你。”(同上，第20回)

寶玉點頭道：“就是格搭末哉，橫勢倪至多住一禮拜，馬上要搬場格。”(同上，第45回)

體現了二者在使用者社會階層方面的差異。“禮拜”已散播至妓女、馬夫、客棧茶房等下層民眾之口，“星期”基本局限於知識階層和受教育階層。

“星期”雖來自古代漢語，但其舊義“七夕，牛郎織女相會之期”並不生僻，唐代以降續有使用，文言白話均用，見於詞賦、明傳奇、清白話小說、近代詞話等；^⑫新義雖由知識階層所創，但其命名與普通百姓熟悉的曆書之二十八宿值日有關，易為大眾所接受，因而能從上向下傳播。

二、“星期”和“禮拜”的競爭與部分替換

進入20世紀後，“星期”的表義功能與“禮拜”等同，且均可用於文言和白話，二者開始競爭。其語體差異，對其替換進程產生了影響，表現在不同媒介中，替換速度有所不同：官報及非正式體文

言作品中替換較快，民辦報紙中次之；小說等白話著作以及方言中最慢。

1. 報刊

“五四”以前，報刊語言以文言為主，可代表正式體書面語。到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白話雖“侵入報刊，還侵入教科書，……統一了書面天下”，²²但文言報章體在“五四”以後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²³在部分官報和民辦報紙中甚至持續至民國後期。報刊語言正式、書面語性強的特點導致“星期”、“禮拜”在其中的替換進程與在其他媒介中有所不同，官報尤然。因符合其語體要求，“星期”在官報中地位上升較快，20 世紀前十年，使用範圍已超過“禮拜”，用於十多種官報。“禮拜”僅用於《政治官報》、《北洋官報》、《山東官報》、《并州官報》、《秦中官報》等少數幾種，但除《秦中官報》外，“禮拜”在數量上均佔優勢；《北洋官報》報頭仍用“禮拜幾”，說明儘管“星期”得到官方認可，但尚不足以撼動“禮拜”的地位。民國政府沿襲了清政府學部所定名稱“星期”，延續了其官方地位，南京《臨時政府公報》（1912）、北京《政府公報》（1912~1928、1938~1940）幾乎只用“星期”，為其在正式語體中替換“禮拜”提供了助力。《人民日報》報頭、《新聞聯播》開頭至今仍用“星期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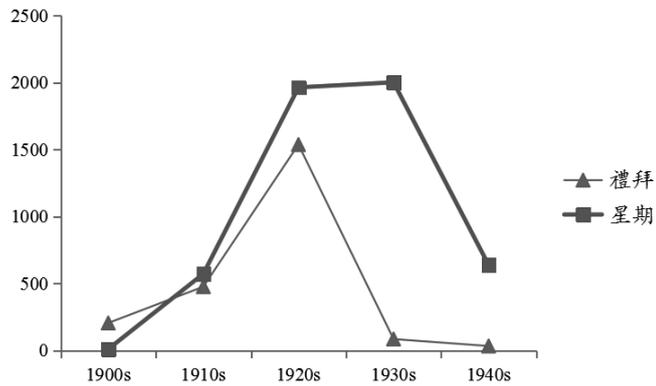


圖 1 20 世紀前半期《新聞報》“禮拜”、“星期”使用情況

與官報相比，民辦報紙語言的正式程度、書面語性均有所減弱；不同報紙尤其不同地域的報紙間存在差異。20 世紀第一個十年，“星期”的數量與“禮拜”差距懸殊，以上海《新聞報》為例，“禮拜”多於“星期”，二者檢索結果相差近 18 倍，第二、三個十年，“星期”逐漸獲得優勢地位（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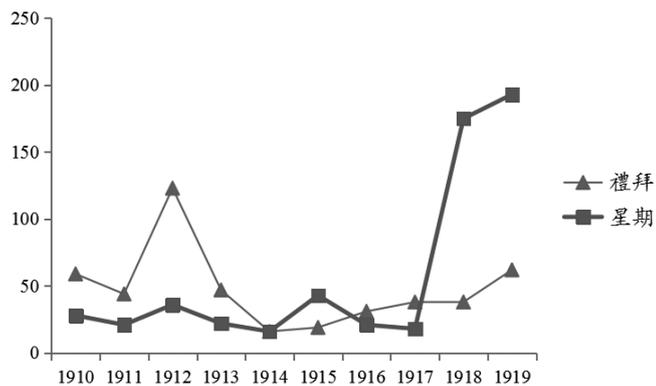


圖 2 1910~1919 年《新聞報》“禮拜”、“星期”使用情況

第二個十年，“星期”在《新聞報》中總量已略超“禮拜”（573:528），1918 年開始大幅上升，由此至 1925 年間二者互有勝負；1925 年元旦報頭的“禮拜幾”換成“星期幾”，代表編輯部對“星期”的認可；1926 年開始“禮拜”用例驟降，檢索結果從高峰期的每年數百項降至數十項，遠不及“星期”，後者每年都有數百項或上百項（見圖 2、3）。在此期間，“星期”在北方發展更快，北京《益世報》白話專欄《益世餘譚》（1919~1921）和《益世餘墨》（1921）已獨用之，白話報紙《北洋畫報》（1926~1929，天津）亦然，其餘報刊文言部分及文言報刊自不待言；同一時期，《新聞報》中“禮拜”、“星期”檢索結果之比為：585:497（1919~1921 年）、71:963（1926~1929 年），“禮拜”用例明顯比上述北方報刊多。

三四十年代，“星期”保持絕對優勢地位，“禮拜”主要在新教報刊中沿用，如《佈道雜誌》、《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真光雜誌》等，據守其來源所賦的特殊領地——宗教領域。新加坡《叻報》中

三四十年代，“星期”保持絕對優勢地位，“禮拜”主要在新教報刊中沿用，如《佈道雜誌》、《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真光雜誌》等，據守其來源所賦的特殊領地——宗教領域。新加坡《叻報》中

二詞替換情況大致與中國本土共同語同步;1916年“星期”開始出現,1925年以後替換了“禮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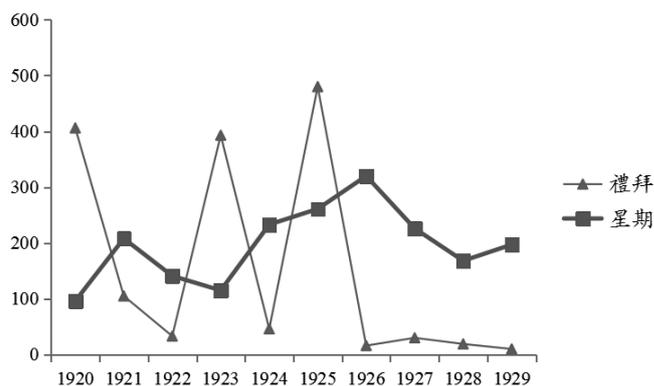


图3 1920~1929年《新聞報》“禮拜”、“星期”使用情況

2. 非正式體文言作品

1910年代,在語言不如報刊正式的文言小說、日記及書信中,“星期”已後來居上。徐枕亞小說《玉梨魂》(1912)中只用“星期”;惲毓鼎《澄齋日記》(1910~1917)中二者之比為1:5.5(見表1);梁啟超《與兒女書》(1910~1919)中,“禮拜”2例,“星期”3例。隨着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展開,漢語書面語言逐漸由文言向現代白話轉變。20世紀二

三十年代,白話逐漸“統一了書面天下”。梁啟超也不例外,他自1922年起寫白話家書,直至1928年。“星期”、“禮拜”強弱之勢在其文言書信和白話書信中對比顯著。如表1所示,同期文言《與弟書》中,“星期”三倍於“禮拜”;白話《與兒女書》中,“星期”卻僅為後者的三分之二。這表明漢語書面語言語體的文白轉變為“禮拜”的沿用創造了有利條件,延緩了其被“星期”替換的進程。

3. 小說等白話作品

儘管“星期”在文言作品和書面語中快速後來居上,但“禮拜”在語言不正式、口語性較強的白話作品中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表現在:民國時期,在白話小說、日記、書信、域外官話教材中與“星期”持續並用,民國後期開始漸漸退出共同語書面語言。

表1 部分作品“禮拜”、“星期”用例統計表

	九尾狐	澄齋日記	留東外史	趙子曰	牛天賜傳	梁啟超與弟書
禮拜	16	2	48	6	3	2
星期	3	11	6	9	1	6
	梁啟超與兒女書	子夜	季羨林日記	朱生豪情書	四世同堂	圍城
禮拜	65	2	3	5	1	8
星期	41	15	43	141	28	39
	傾城之戀	紅岩	洗澡	穆斯林的葬禮	我是你爸爸	你以為你是誰
禮拜	3	1	1	1	4	3
星期	1	13	49	24	13	7

如表1所示,清末民初,南方作家的《九尾龜》、《留東外史》中均數倍於“星期”,北京官話教材《京華事略》、《北京官話全編》也主要用或只用“禮拜”,說明其時北京官話中仍以之為主;“星期”雖在文言作品中地位攀升,在白話作品和口語中的擴散尚需時日,民國以後始見於外國人所編官話口語教材。《官話問答》(1915~1924?)、《言語聲片》(1925)只用“星期”,作為不局限於北京官話的通語教材,更注重詞語的通用度,故選用語體通用度高的“星期”;或也反映了該詞在共同語口語中的優勢地位。但小說中的情況有所不同,直到1920年代,“禮拜”仍不甘示弱。北京作家蔡友梅、徐

劍膽 1920 年前後報載短篇小說中二者並用，“星期”略多；²⁴然而，老舍《老張的哲學》、《二馬》只用“禮拜”，《趙子曰》中雖然“星期”多於“禮拜”，但無一例用於對話，主要用於書面語性強的課程表，而“禮拜”有 4 例用於對話。老舍長篇小說可能因為可以獨立出版，用詞未像前二人短篇小說一樣受到報刊媒介的影響，更接近北京口語。結合前兩小節的考察，整體而言，1920 年代，“星期”雖在文言作品和正式語體中反敗為勝，在白話非正式文體中尚未完全擺脫劣勢。

下一個十年，二者強弱之勢有所改變，“禮拜”逐漸衰退。《子夜》、《駱駝祥子》中，“星期”已佔據絕對優勢，雖然《離婚》、《牛天賜傳》、《雷雨》中還是“禮拜”佔優勢，但在私密性較強、口語程度更高的日記、書信等其他白話作品，如《季羨林日記》（1932~1934）、《朱生豪情書》（1933~1937）中，“星期”均多於“禮拜”（見表 1），可知此時“星期”在語體文中已佔了上風。日本漢語教材《急就篇》（1933）“禮拜”總量雖多於“星期”，但已將母本《官話急就篇》中的多處“禮拜”改為“星期”，也顯示出二者此消彼長的趨勢，與中國人非正式體白話作品中二者強弱之勢的轉變基本同步，如：

（13）今兒禮拜幾？今兒禮拜三。（《官話急就篇》29）

今兒星期幾？今兒星期三。（《急就篇》22）

1940 年代，“星期”的優勢地位進一步鞏固，南北作家筆下均已居主導地位，“禮拜”退守口語。《圍城》中“星期”雖多，但主要用於敘述，僅四分之一用於人物對話，“禮拜”均用於人物語言；《暴風驟雨》只用“星期”；《四世同堂》中“禮拜”僅 1 例，用於敘述西方人因宗教信仰而產生的忌諱，說明與民國後期新教報刊中類似，由於其來源，“禮拜”在宗教領域有“星期”不可取代之處；僅《傾城之戀》中仍是“禮拜”多於“星期”，且前者用於人物語言，後者用於敘述，應是上海方言的反映。²⁵

建國初，不少作品中只用“星期”不見“禮拜”，如《林海雪原》、《山鄉巨變》、《保衛延安》、《青春之歌》、《創業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表明後者已基本退出書面語言。但直到新時期，有些作品中仍可見“禮拜”，如《洗澡》、《我是你爸爸》、《穆斯林的葬禮》、《你以為你是誰》等，多用於人物語言，說明未退出口語。《現代漢語詞典》將“禮拜”標為口語詞是恰當的。

4. 方言及東南亞華語

不同於以上書面媒介，方言更多是口耳相傳。現代方言中，“禮拜”廣泛使用，與“星期”並行。官話區，三分之二的方言點兼用二者，“星期”分佈略廣。²⁶另據《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分卷，南方方言如吳語、湘語、贛語、閩語、粵語、客家話及江淮官話中，“禮拜”比“星期”分佈得廣；但也有 10 處並用，散佈於吳語、徽語、贛語、粵語、閩北方言、南寧平話。“禮拜”從南方傳入，然後北上，因此在南方分佈較廣，如鴉片戰爭後最先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均較早使用，且至今沿用；²⁷並因為產生和傳播得早，先行進入方言，成為方言固有詞；“星期”則是伴隨書面語和權威方言傳播，與建國後推廣普通話運動不無關係，在官話方言中分佈更廣；在各方言中疊置於“禮拜”之上。二者的共時分佈也體現出北方方言用詞趨新、南方方言守舊的傾向。在方言中，二者的使用者或體現出社會階層和年齡的差異，如南寧，有文化的人多說“星期”；烏魯木齊，“一個禮拜”，年輕人多說“一個星期”；上海，老派說“禮拜”，新派說“星期”；或體現出詞的新舊差異，如在績溪，周用“禮拜”表示，近年來也說“星期”。²⁸可預測“星期”將隨普通話的推廣在南北方分佈得愈加廣泛。

港澳台以及東南亞華語地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書面語也主要用“星期”，口語則用“禮拜”，部分地區還用“拜幾”。²⁹如前所述，“禮拜”和“拜幾”在東南亞更早出現，可知“星期”對“禮拜”在書面語中的部分替換也發生於彼，受到中國本土共同語的影響。

三、結語

“禮拜”、“星期”的來源和創用者不同，導致其語體存在差異，並影響了其在不同媒介中的替換進程。“星期”的書面語性和正式性促使其在書面語和共同語中替換了“禮拜”，但“禮拜”的口語性和非正式性使其得以在現代漢語口語和方言中存留。替換的主要原因是“禮拜”的宗教色彩和異域來源，在新教傳教士的傳播中得到強化，在其進入共同語以後，引起了中國知識階層出於民族主義心理的反感。清政府和民國政府對“星期”的官方認可對替換有促進作用；相反，“五四”以後漢語書面語言的文白轉變則延緩了替換進程。作為晚清民國時期的新詞，其替換不同於以往詞彙替換的特點：一是新詞語義並非漢語所自有，借用自外語；二是替換先在書面語而非口語中完成。三是藉助於報刊新媒介，傳播和替換速度快。從“禮拜”的來源看，東南亞漢語影響了中國本土方言和共同語；從“星期”對“禮拜”的替換看，本土共同語則影響了港澳台和東南亞華語。明清以至近代以來海外（尤其是東南亞）漢語與中國本土漢語的互動值得關注。

[承蒙內田慶市教授、張美蘭教授惠賜資料，博士生李晶鑫翻譯日語論文，謹致謝忱!]

①《現代漢語頻率詞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705、219頁）中，“星期”的頻率是2480，“禮拜”在8441之外；《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587、433頁）中，“星期”頻率為4122、“禮拜”10820。

②黃河清：《從七曜說到“禮拜”“星期”“周”的語源》，香港：《語文建設通訊》，2003年總第75期；李斌等：《近代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的多向度辭書考證——以晚清民國辭書中“星期”一詞之源流考辨為例》，湖南湘潭：《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張清常：《說“禮拜”——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之一例》，北京：《語言文字應用》，1993年第4期；內田慶市：『近代中國語における「曜日」の言い方』，日本大阪：『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7年第2號。

③姚偉嘉：《〈官話急就篇〉〈急就篇〉詞彙比較研究——以兩書“名辭（單語）”部分為中心》，遠藤光曉、石崎博志：《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2~190頁；周瓊：《新加坡〈叻報〉時間詞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車淑姪、周瓊：《語言接觸視角下的清末民初新加坡華文報章時點時間詞研究》，北京：《中國語文》，2018年第4期。

④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

351~365頁；《從禮拜到星期：城市日常休閒、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上海：《史林》，2017年第2期。

⑤參見劉曼：《“禮拜”來源再考》，待刊。

⑥高母義：《天主要理》，張西平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1輯第38冊，第163、165頁。

⑦方豪：《明末馬尼拉華僑教會之特殊用語與習俗》，台北：《現代學苑》，第10卷第15期，1973年。

⑧編於上海的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漢語口語漸進教程》（1862）有“一個禮拜”，無“拜幾”。參見塩山正純：《艾約瑟的官話課本淺析》，北京：《國際漢學》，2018年第1期。

⑨博克斯：《馬禮遜、米憐和麥都思》，上海：《教務雜誌》，1904年2月號、3月號（中譯文見北京：《國際漢學》，2007年第2期，譚樹林、鍾凌學譯）。

⑩“拜幾”今仍用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文萊等地。參見李宇明主編：《全球華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0頁。該詞鴉片戰爭以後見於福州方言。參見陳澤平：《19世紀以來的福州方言：傳教士福州土白文獻之語言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9頁。今仍見於閩語福州、廈門、永春、閩侯洋里、莆田、台灣、粵語廣州及客家話梅縣等地。參見李榮等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福州卷”，第

149 頁；“廈門卷”，第 96 頁；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4185 頁；莆、梅二地為筆者調查所得。

⑪狄考文：《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第 10 頁。

⑫馬禮遜：《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acao/London: Black, Parbury and Allen, 1822, 第 464、444 頁。

⑬例略如：“甘千亦落，其大市鎮也。每過禮拜三，墟期焉。”(《四洲志·中阿未利加洲》)“前擬於禮拜一日接見貴大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崇厚接法國全權大臣熱福理照會》)“二十八日，陰。是日禮拜。”(《乘槎筆記·四月·英國》)

⑭例略如：“為咸豐四年正月十三日乃禮拜後第五日……餘一恰得禮拜日。”(《遐邇貫珍》第 10 期，第 37 頁)“中西二曆上下對列，無吉凶諸神煞，詳載禮拜，及日月行星諸要事。”(《六合叢談》1 卷 2 號《雜紀》)本文所調查和引用的大部分報刊依據“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及“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www.cn-bksy.com/home>，不一一註明。

⑮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3、18、61~63 頁；白瑞華著：《中國近代報刊史》，蘇世軍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年，第 67~72、76~77、92~95 頁。

⑯19 世紀來華新教傳教士採取的譯述、辦報、出版、研究和興學等五種“文字傳教”策略中，中英文報刊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大，尤其是中文報刊。參見尹延安：《傳教士中文報刊譯述語言文化研究(1815~1907 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

⑰《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第 352~354 頁。

⑱“因為舊時曆本，以二十八個星宿分配二十八日，恰巧和四個禮拜相合，‘房’‘虛’‘昴’‘星’所配的四日，相當於禮拜日，因此便(將‘星期’)聰明地運用過

來。”煙橋：《來復·星期·禮拜》，上海：《新聞報》，1935 年 12 月 3 日。

⑲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統籌：《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年，第 289 頁。

⑳徐大明：《語言變異與變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6 頁。

㉑羅竹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 年，第 5 卷第 676 頁。

㉒張中行：《文言和白話》，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第 261 頁。

㉓胡全章、張愛和：《晚清與“五四”——從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5 期。

㉔于潤琦：《清末民初小說書系》，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 年，“警世卷”，第 438~487 頁；“社會卷”，第 794~821、822~849、926~948 頁；“武俠卷”，第 470~487 頁。

㉕《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上海卷”，第 21~22 頁。

㉖陳章太、李行健主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詞彙卷》，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第 2151~2155 頁。

㉗《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上海卷”第 21~22 頁；“廣州卷”第 120 頁；“廈門卷”第 96 頁；“福州卷”第 89~90 頁；“寧波卷”第 26 頁。

㉘《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寧卷”第 112、290、350 頁；“烏魯木齊卷”第 40 頁；“上海卷”第 21~22 頁；“績溪卷”第 4~5 頁。

㉙參見陸儉明：《新加坡華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第 321 頁；《全球華語詞典》，第 30 頁。其餘為筆者調查所得。

作者簡介：劉曼，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博士。西安 710128

[責任編輯 桑海]